

孫中山的感情世界

● 陳在俊（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愛好革命喜歡女人

當辛亥年（一九一一）十月十日中國大革命戰火在武昌點燃之初，日本東京著名的「中央公論」月刊，立即於十一月號邀約十一位所謂「支那通」的知名之士各撰一篇文章，纂輯成「孫逸仙暨其他革命黨人物評」的特集出刊，大為暢銷。

其中，有對孫中山認識最深的宮崎寅藏（滔天）所寫「孫逸仙——一代大人物」，首先指出：「在現代，我日本朝野中，找不出一個能和他（孫）相比的人物。無論學問、識見、抱負、魄力、忠誠、操守任何一點，他都凌駕任何日本人之上。我認為：後世史家將會使用『其仁如天，其智如地』的成語，作為對他歷史評價。」

在這一篇文章中，宮崎還舉出了幾則風趣盎然而內涵嚴謹，值得玩味的孫逸仙逸話。筆者在這裡特地摘譯其中一則，作為「孫中山感情世界」的楔子。

宮崎說：犬養毅有一天對孫中山發問：「你最愛好的事是什麼？」孫立即回答：「革命！」犬養說：「你的愛好革命，眾所週知；除此之外呢？」孫看看犬養夫人的面孔，只顧笑著，遲不搭腔；犬養催促：「是什麼嘛？說出來聽聽。」他才開口：「女人。」犬養拊掌笑嘻嘻地說：「妙！妙！那其次呢？」他說：「讀書。」犬養接過話題：「這該是老實的自白。我總以為你的第一嗜好是讀書，可沒料到你說喜歡女人是在讀書之前，真是蠻有意思。」繼之又對他非常佩服地表示：「你既然這樣愛好女人，竟能抑制得住，可真越發了不起啊！」

就是由於宮崎這一節文字，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投射入「孫文好色」的論點。其實宮崎在同一篇文章還曾提到：「孫逸仙為濟助友朋窮困、或為遂行革命目的，斷然脫手萬金，而自奉極為儉樸，既不喝酒，也不玩女人，絕不亂花一文錢。」

此外，菲律賓獨立軍駐日代表彭西，也曾在他所著「孫逸仙傳」中提到：「他（孫）偉大人格的特質，是在他個人立身行道方面的謙恭、樸實和克己的態度與精神。即使當我們興致蓬勃，於日本的料亭、茶屋或支那料理店，在大批花枝招展的藝妓中間作樂時，他卻正襟危坐，謙和莊重。」

依據宮崎、彭西所言，我們可以明瞭：孫中山自稱「愛好女人」，並非留連青樓，狎妓取樂的低級興趣；而是希望有一位能夠照顧生活、掩護安全、協助革命行動的親蜜伴侶。我們試想：他是孑然一身、亡命異域，隨時有遭遇暗殺喪命、或是被引渡回國、身首

異處的可能；而且正當壯盛之年，無論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極有需要。在沒有妥適注稿合之前，卻能夠自我抑制，這就是犬養毅對他大為佩服的道理所在。

愛侶淺井春陳粹芬

近年來，言禁開放，在報章雜誌上出現了一些談論孫中山女性關係的文字，或捏造情節，或信筆渲染，厚誣偉人，聳動今人。就筆者鑽研孫中山歷史的一點淺識，明顯瞭解：他除了在虛齡十九歲時和元配夫人盧慕貞結婚之外；後來亡命日本，與一位日本少女淺井春同居；一九〇二年淺井早逝，又有一位中國女性陳粹芬隨侍起居；其後到了民國四年，才和宋慶齡辦了形式上的結婚手續。所以在孫中山畢生革命的生涯中，無論是亡命海外，或者是開府廣州，始終只有一個女性陪伴在他的身邊。這有什麼值得詆議的呢？現在，我按著順序來談談他的先後幾位如夫人。

孫中山是在一八九七年八月自英國東歸，到了日本。初晤宮崎寅藏、平山周，經他們介紹犬養毅、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人，由平岡負擔住、食費用，居住東京一年，這是他抑制情慾的一段時期。一八九八年八月遷居橫濱，稍後不久，由於某種機緣，得和一位日本少女淺井春（又名松本周布）同居。淺井春的身世，現在已無可考。從史籍中只有一點信史，就是在一八九九年初，孫中山應犬養毅的邀宴，在東京的犬養公館中認識了菲律賓獨立軍駐日代表彭西，因為都是住在橫濱，宴罷同乘火車夜歸，促膝深談，志同道合，從此往來密切，成了通家之好。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彭西自香港致函孫中山，有云「御春業已抵此（港）」，如準備進行，當於數日內即返。函詳。此時，孫中山正在籌劃第二次革命的惠州之役，很可能是爲了希望借得菲律賓獨立軍購存在日本的械彈，所以派最可信的床頭人、也是與彭西熟識的淺井春攜帶密函赴港，面交彭西。因爲日本話的「御春」，就是中國話「阿春」略帶尊稱的意思，當然就是淺井春，於此可知她也參與了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只是這位日本小姐紅顏命薄，在一九〇二年夏季病故，年僅二十歲。孫中山相當傷感，宮崎寅藏特地邀約他於七月六日到岡山縣後樂園遊覽散心。

至於陳粹芬（本名香菱，又名瑞芬，一般都稱她「陳四姑」）女士，是在淺井春辭世不久後，成爲孫中山的愛侶。因爲先是自一八九九年開始，孫中山和少數留學日本的文武學生漸有接觸，宣揚革命主義，啟發他們的信仰和信心。及至一九〇二年，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夢」，在發行量十五萬份的東京「二六新報」自一月三十日連載至六月十四日，對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推崇備至，革命行動敘述翔實，而轟動一時。此際，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達八千人，逐日閱讀該報或是相聚談論，於是對孫文其人嚮往之的愛國青年大有人在。

其中早在一八九九年前後已經謁識孫中山的，有戴翼翬（鄂）、沈翔雲（浙）、林圭（湘）、程家樞（皖）、秦力山（湘）、吳祿貞（鄂）、馬君武（桂）、劉成禺（鄂）、馮自由（粵）、張繼（冀）等數十人，他們都在孫先生橫濱寓處見到過陳四姑。後來在民國三十年代，馮自由撰「革命逸史」，劉成禺曾有題詩：「望門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見細兒，只有香菱賣國嫗，能飄白髮說微時。」當時（一九〇二秋後）許多向孫中山請益的留學生一到橫濱，往往傾談竟日，陳粹芬（香菱）女士就買菜煮飯，留他們餐後再回東京，孫中山於一九〇三年十月離日赴美，就託附好友黎炳輝、張果（能之）二人照料陳粹芬。

陳粹芬的革命貢獻

一九〇五年夏，孫中山自歐洲歸至日本，仍然居住橫濱，陳粹芬當然繼續侍奉他的生活。每當輪船靠岸，她就登船收送秘密文件，甚至夾送械彈。不久，中國同盟會成立，革命風潮一日千丈。日本政府承受清廷強烈交涉，卒於一九〇七年三月離日前往安南，決心在滇桂二省邊界展開軍事行動。此時，陳粹芬隨行。據當時擔任孫中山翻譯的日本人池亨吉撰述的「支那革命實見記」在準備發動鎮南關之役中提到各人：「都忙碌起來，……其中，像孫氏令室（指陳粹芬）親自擔當檄文的印刷，極其繁忙。」到了出發日期的「十二月三日上午四時，大家會聚食堂，舉杯誓別，孫氏內室雖然是一向頗有丈夫氣概的廣東婦人，也忍受不住別鳳離鸞的悲緒，到了我們一行出發的時候，我看到她的眼角邊也迸出了晶瑩的淚珠。」

後來，統治安南的法國當局也受到清廷壓力，孫中山偕陳粹芬和大夥同志轉移到新加坡，住在華僑同志張永福的晚晴園中，革命同志們紛至沓來，協議再接再厲，或是轉赴南洋各地宣傳籌款，如胡漢民、汪精衛、井桐、張繼、林文……等人，換下來的衣服，陳粹芬都替他們洗濯，煮飯、做菜、燒茶一應雜事，更是她的日常任務，不辭辛勞。

一九〇九年春，因為新嘉坡僑胞支援革命的熱度漸降，孫中山乃將同盟會南洋支部遷移到檳榔嶼。其時，他在檀香山茂宜島經營農場的哥哥孫德彰因為該羣島被美國併吞後，改訂土地法，收回出租耕殖的土地，因而家產蕩然，奉老母楊太夫人回澳門居住，孫中山的元配盧夫人帶著兩個女兒來到檳榔嶼（孫科已去美國讀書）。在那個時代，陳粹芬當然是以側室自居，和盧夫人相處和睦。當時生活極度艱困，而堅持革命信念的孫中山，還是咬緊牙根，拖妻別孥，請由華僑同志鄧澤如照顧，而隻身於一九〇九年五月離開馬來半島到歐洲去活動。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就任臨時大總統，才由鄧澤如護送回國。而恪守婦道的陳粹芬則退隱在孫府，沒有再公開露面。晚年則由孫德彰的孫子孫乾奉養，直到民國四十九年在澳門逝世。

陳粹芬的身世，和淺井春一樣，都是無從查考。但唯一可以認定的，她是在一九〇二年夏淺井病故之後，才和孫中山結合。因為以當時孫中山亡命之身的個人環境來說，無論生命安全、生存條件、生理需要、生活照顧，都是只能有一個女人作伴，而絕無可能享齊人之福。然而有些當代的史學菁英，但憑訪問他人的道聽途說，就相信陳粹芬是於一八九二年在香港認識孫中山的。請問此後的十年之間，何以毫無訊息，尤其在一八九七年孫中山自歐東歸，落腳日本之後，她何以不趕來相聚？而讓孫中山在生命堪虞、百無聊奈之中，和一個日本少女同居了三年多呢？

在日本留有遺珠？

說到日本少女，筆者同時想起了在十年之前，突然有一位七十七歲的日本老太太宮川富美子，自稱是孫文的遺珠，並且經過在史學界頗有名望的日本女子大學久保井文次教授撰文考證，結論是「雖然缺乏絕對的證據，但確實的程度很高。」云云。同時，日本的新聞通訊社和報章都煞有介事地大肆報導。電訊不脛而馳，傳到我們國內，更有自封史學權威的人和別有用心之報紙雜誌也大做文章，甚且冠以「國父入土，國母出土」「孫逸仙的櫻花戀」等聳人聽聞的大標題，擺在台北重慶南路的報攤上，就會利市百倍嘛！何

樂不為呢？

像這樣荒誕不經的故事，在我們少數埋頭扒梳中、日兩國史料的孫中山研究者看來，不禁為之嘖飯。

今天在十年之後，我們還是不妨就宮川富美子的說法和久保井文次教授的論文來作一點考證的考證。

首先，我把日方的說法摘要列舉於次：

一、宮川富美子的母親姓名叫大月薰，大月薰的父親名叫素堂，住在橫濱，是和中國做生意的貿易商。

二、一八九八年，大月薰十一歲，家住橫濱市山下町一棟石造二樓房子的樓上，孫文住在樓下，某天，大月薰因為花瓶裡的水潑滴樓下，她下樓道歉，這是她和孫文第一次的面對面。

三、大月素堂後來遷居橫濱市前井橋通，但和孫文有繼續交往。

四、一九〇一年，孫文的部下溫炳臣（橫濱華僑與中會員）來做月老，素堂以「女兒還是小孩」的理由予以拒絕。

五、一九〇二年十月，孫文直接提親，於是兩人就舉行了一個簡單的結婚批露宴會，結為連理。此後，孫文行蹤無定，曾經以中山樵、高野長雄的化名，自夏威夷、安南等地寄過信來。

六、一九〇五年夏，孫文再度來日，大月薰懷了孕。不久，他又離去，以後就沒再會過面了。

七、一九〇六年五月，大月薰生下了富美子，等待孫文的來信聯絡一年以上，杳無消息，結果只有入了素堂的戶籍，將生日報為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八、後來，大月薰嫁給一個銀行家，被丈夫發現了孫文以往的來信，因而離婚；再嫁之後，從夫姓室方。

九、大月薰在晚年給她女兒寫下了回憶往事的一封信。

十、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東京朝日新聞刊載是年二月孫文以前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現任籌辦鐵路全權的身份訪問日本，「衣錦榮歸橫濱中華街，華僑四千多人夾道歡迎。……有一位在公園附近，容貌端麗，被人習稱奧樣（太太）的薰子，遠眺著盛大的行列，失去理性地慟哭不已。一百八十一號理髮店老闆死後的女兒，要求捧著她的花向她父親墓前致祭，這畢竟是使他（指孫）為難的事喲！想必他將偶而會在枕邊夢覺時留下一絲些夢痕吧！」於是久保井文子教授更指稱這位「薰子」，就是「大月薰」。

愛情世界並未關閉

現在不妨就來討論一下這個所謂「櫻花之戀」的真實性：

一、孫中山於一八九八年八月下旬自東京遷居橫濱，日本神奈川縣知事淺井德則向外務大臣大隈報告：「孫逸仙原住外人居留地（橫濱山下町）一三七號，現在一二一號借得一室。」按一二一號是與中會忠實同志，孫中山是為安全住在他家。據溫炳臣的弟弟溫惠臣於一九七七年第一四四號「有鄰」雜誌上發表的回憶文章：「……我們家是個西洋式二層磚瓦建築，一層和二層各有四個房間，孫中山住在下面，我們住上面，門外還有番兵（輪班守衛）。足以證明孫中山並沒有和大月薰住在一處。」

二、孫中山和淺井春就是同居在溫炳臣的家裡，一九〇〇年溫和淺井還曾陪同孫中山到神戶。孫在那時經濟拮据，溫怎麼會為他

去向一個十四歲小女孩的家長說親？

三、倘使孫中山在一九〇二年十月和十五歲的大月薰結婚，但何以會在此同時或前後，又有陳粹芬陪伴在身邊？

四、一九〇五年七月，孫中山回到日本，至一九〇七年三月被日本政府禮送出境為止，在日本居留合計十一個月（中間兩度短期前往安南），一九〇六年五月大月薰生下富美子的時候，他正在日本，怎麼會不去探視？

五、朝日新聞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報導的薰子不知何姓，她的父親是理髮店老闆，從字裡行間觀察得到薰子尚未嫁人，被人家稱為「奧樣」（太太），似乎刺傷了她的心。而大月薰則曾兩嫁，他的父親大月素堂則是做中國生意的貿易商。兩者當然不可能是同一人。

依據以上論析，足證大月薰的故事絕不可信，當然宮川富美子也絕不會是孫中山的遺珠。而橫濱山下町的薰子，連姓什麼都無從探索，是否確有其人？又是否曾與孫中山有過交往？但憑朝日新聞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又流亡日本時一篇內容曖昧的報導，更是誰也不能置信的。

至於孫中山在日本期間，自一八九八年起，先後有淺井春、陳粹芬和他同居，直到一九〇七年離開日本為止，當時的中、日友朋咸知，並未抑制他的愛情生活，只是到了民國四年，宋慶齡佔有了他的感情世界，便沒有人再提中山的愛情逸事。直到將過一世紀之後，才由我們這些後學埋頭浩瀚的史籍中，找到一鱗半爪來，提供國人茶餘酒後的談助，卻又有何不可呢！



① 據稱大月薰與孫中山結婚時（待考）的照片。

② 自稱是（待考）孫中山和大月薰的女兒宮川富美子一九八〇年代的照片。

